

海陵旧话

朱兆蓉艺事偶拾

□徐继康

压倒元白矣”，老头子真是开心得不得了。

朱兆蓉去世于民国五年，即1916年3月5日，年仅四十六岁。次年，包兰瑛在《申报》发表《致桐园乞为〈染雪庵遗稿〉征题启》：“唯是物在人亡，音容益渺。抚孤琴而陨涕，视敝帚而愈珍……”这一年，包兰瑛为夫君刊印了《染雪庵遗稿》。她是想用这些文字留住往昔的时光，留住从小米峰到珍珠巷的琐碎，留住染雪庵与锦霞阁里的闲暇。平平仄仄的文字背后，隐藏着深深的怀念。

此后，万事随转烛，个人的命运，更如风中的飘絮。1926年军阀大战，朱家逃难上海。1927年，回杭，家败落。1928年，子女返家乡谋生，包兰瑛独自居于杭州运河寓所，由厨佣照顾。1935年，一代才女包兰瑛病故，年六十三岁，据《朱氏家谱》记载：“葬于江苏如皋潮桥镇朱氏祖坟亡夫墓侧。”

除了那枚白文印与那方端硯外，朱兆蓉还留下一封致“庆甫妹丈大人”的信札，一通两页，为彩蝶花笺，尺素清芬，十分精美。朱敏文与汤笄生有三个女儿，长女朱佩、三女分别嫁于沈逢昌、沈逢铭兄弟，次女朱佩芬嫁李庆翔。朱兆蓉所致的这位“庆甫妹丈大人”，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位。

朱佩（一作朱珮），字珩芳，号菡香，曾随父客居杭州有年，嫁如皋林梓镇沈裕申的嗣子沈逢昌。出阁前著有《梧月松风馆诗录》，徐琪评其诗“极清婉浏亮之致”“其神味隽永处，直由金元上薄初唐。不仅于随园女弟子中当推领袖也”。她的儿子就是《汉语大词典》编委沈幼征。朱敏文的这位亲家沈裕申，一位青史留名的人物。咸丰十一年（1861）九月，太平军围攻杭州，很危急。当时嘉兴已陷，署理嘉兴通判的沈裕申留守杭州治理军务，本来就是一个地方辅助政务的代理官员，打打杂的，完全可以找一个借口抽身而走，但是他却率官兵固守清泰门，而且身先士卒，及城陷，巷战力竭，被俘殉难，年仅四十二，从死者闵、费二妾及婢仆三人。其后，“赐恤银，加赠道衔，予世职，本籍建立专祠，由嗣子沈逢昌承袭”，他的名字被列为《浙江忠义录》、同治《如皋县续志》。在《李鸿章全集》《清穆宗实录》中皆有记述。沈逢昌承袭云骑尉世职，正五品，岁支俸银八十五两。

朱沈两家是世交，朱霖与沈裕申的父亲沈梅垞为好友，时有诗文唱和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，就是朱、汤、沈这几家姻亲都非常热爱金石印章，朱家已如前述。岔河汤氏一直到今天，还时不时有家藏印章释出，他的后人中，有一位汤成沅，著有一部《金石字典》。2013年，在嘉德秋拍中，有一方“田黄石太狮少狮钮方章”十分夺目，最终成交价是一千一百余万，这方印就出于林梓沈家，是道光十一年九月九日，黄楚桥为培园主人沈梅垞所篆。

时间的大水漫过。

民国的某一天，皋东潮桥，一条黄壳船载着一具棺木，匆匆驶向潮桥与岔河之间的转水墩。据当地民众讲，埋葬的是朱家园朱家的一位县令，具体是谁，谁也不清楚。过了几十年，“文革”开始，有人把这墓挖开，挖出了什么，谁也不肯说，只知道有许多半人高的青花大瓶，老百姓把这些大瓶全部敲碎了，散落了一地。

这满地的青花，让后来听故事的人，唏嘘了很久——这敲碎的不仅是美丽的故事，还有人们对朱家最后的记忆。

朱兆蓉与云闲上人是世交，年轻时即从其游，云闲曾经送给他一张古琴，朱兆蓉安弦操缦，觉其声雍容，恍然置身于灵岩虎阜间，给琴命名为“暮山钟”。“名场缙锁怜我，尘世箜琶久厌婆。他日一编清楚出，松风万壑共摩挲。”光绪十八年，年仅二十二岁的朱兆蓉为《枯木禅琴谱》题诗，挥笔写了三首七律，当年他并没有想到二十年后，他真的会跳出名场缙锁，回到云闲身边，操“暮山钟”而奏“松风万壑”。

朱兆蓉还寄情于印。成书于1911年的叶铭《再续印人小传》《广印人传》，收录了不少东皋派印人，朱兆蓉的名字赫然在焉。

进入民国后，朱兆蓉养病于西子湖畔，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一些印坛活动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秋，西泠社友雅集，朱兆蓉与吴昌硕、丁仁、叶铭、吴隐、童大年等三十三人于社址摩崖石壁题名。第二年春，值西泠印社创立十周年，吴昌硕、丁仁、叶铭、吴隐、周庆云、缪荃孙等雅集孤山，宣布“西泠印社成立启”“社约”，推举吴昌硕为首任社长。此间题咏甚多，叶铭辑录题咏者籍贯、姓名五十二人，朱兆蓉、包兰瑛夫妇亦在其列。在1948年刊印的《西泠印社社友题名》的“故社友题名”中，朱兆蓉名列第四——原来朱兆蓉是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，也是南通地区最早的西泠印社社员。

如今，朱兆蓉的印刻原作存世极少，吾友孙建泉兄在沪上购得其青田石印一方，为目前仅见品，印文为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，为白文。其边款记云：

光绪岁次癸巳二月，余自杭州返里，舟出虎丘，梦中得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之句。及底家后，检行篋拟接其句，爰取案头印石仿汉人铸铜印，信手鼓刀而清风飒至，已不觉渔洋赋秋柳时矣。如皋朱兆蓉关镜甫识于日涉园。

光绪癸巳，就是光绪十九年，春二月，朱兆蓉自杭州返回故里，舟过虎丘，梦中得句，回到外祖父家的日涉园，信手鼓刀，一蹴而就，“醉乡昔日梦封侯”，刻下一个青春少年的英雄梦。那一年端午前一日，朱兆蓉还在家藏的一方仿古琴式老坑端硯上，刻了一首自作诗，以作铭文：

琴本禁邪心，雅乐岂世俗。扫室更焚香，端坐贵严肃。身动及头摇，张口与踞足。褻狎或笑谈，作势悦耳目。俗子匪知音，伎艺亦非属。风雨声不调，酩酊时则渎。乃有市井徒，计利以相淑。殷劝陈此词，学者善自勗。

以印说梦，以琴正心，以诗言志，年轻的朱兆蓉正能量爆棚。

朱兆蓉是耽于诗词的，他著有《染雪庵遗稿》五卷，不过这本诗集今天已经难得一见。他还学画二十余年，精于恽南田一派的设色花卉。他的书法学俞曲园，为《枯木禅琴谱》题词，就是一手标准的俞氏隶书。也难怪，俞曲园对他影响太大了。光绪十八年，朱兆蓉奉其师王梦徵手书过谒曲园老人，被留榻山中，夜灯谈艺；五年后，又奉父亲朱敏文之命，请为其母汤夫人撰写传志；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朱兆蓉前往北京，绕道苏州，拜见俞樾，出示《锦霞阁诗词集》，恳请赐序。在初寒的孟冬，已经久不供文字役的八十六岁老人，乘兴挥毫，写下那篇极为温暖的序文。他们为文字之交，俞樾将孙女俞庆曾的遗稿交给包兰瑛，请之题咏。庚子年，俞樾八十大寿时，朱兆蓉、包兰瑛联句赋诗，他们把老人八十年来成的成就浓缩成六十八行诗句，每一句都如花似锦，“绮思琼想，曼曼乎



大生八厂同人送别海京洋行工程师弗林合影

南通老照片

崇川往事

徐运山，又名徐勋山，1923年出生，如皋人，1942年7月1日参加革命，1943年入党，曾任如皋县石庄区会计所所长、区署文书，如皋县民主政府秘书室文书，如皋县支前总队部秘书、苏北行署总办公厅保卫科科长等职。他是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的监护人之一。1992年10月前夕，徐老应如皋市委党史办公室的邀请，回溯红史，撰写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，向“国庆43周年献礼”。

据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等文记述，1912年，“中华民国”成立后，江苏省政府颁发给如皋县政府一枚重1斤、柄高10厘米、印面8平方厘米的铜印，印文为朱文篆字：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时至1940年，黄桥战役打响，新四军共计歼灭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上万人，开辟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。时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一旅旅长、如皋县县长薛承宗，颇识时务，恳请共产党人叶胥朝出面斡旋，与新四军军长陈毅谈判，表示不

忆印忆红史，组印祝国庆

□彭伟

再兼任如皋县县长，献出大印。中共如皋县县长叶胥朝接管大印。为了顾全“国共合作，共同抗日”的大局，中共如皋县政府继续沿用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从此这方大印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成为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

作为县政府用印，此印见证了如皋革命史的众多历史事件。如皋市档案馆皮藏着一份重要红色档案“如皋县县政府通告（秘字第一号）”。这份通告签发于1949年1月28日，签发人为时任县长张继中。通告共计五份，分别张贴于如皋城中及东西南北四门，宣告如皋解放，县政府即日起移住本城，开始办公。在通告正中偏左方，清楚地钤有那方醒目的朱文“如皋县政府印”。

1952年，苏北行政公署向如皋县政府颁发了“如皋县第二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此印为正方形铜印，体型大小与“第一代印”相同。印文为宋体字，多出了“人民”二字：“如皋县人民政府印”。“第一代印”按规定，交由上级机关注销和保管。40

年后，徐运山撰写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。作为监护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多年的责任人，徐老希望图文并茂，在文稿上加盖此印。于是，如皋市委党史办公室，多方查询“第一代印”的下落，可惜未果。

2009年中，为了庆祝党的生日，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，徐运山凭借记忆，木刻仿制了“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”。仿印与原印的印面大小相当，但是布局有别。原印六字为二二二布局，仿印六字为三三布局，但是这对于徐运山有着同样的深情厚谊。徐老又取出印章，一一钤印，组成“国庆”两个大字，又于两字之间油印上《如皋县第一代人民政权大印史略》，赶制出两份《国庆大字全幅中堂》。在《国庆大字全幅中堂》的右侧，留下了徐老的亲笔墨宝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。

墨迹悠悠，朱印灿灿，如皋守印人、党史工作者祝福新中国诞辰的真心实意，“赤”然纸上。

记忆中的裱画店

□周思璋

秋田老先生到他家去装裱。那时如皋城里东大街还有范峰古斋，状元坊有蔡读画斋，鹤颈弯有柳玉润斋，南街高家巷口有夏汉澄斋，西街焦家桥口有姚仿古斋和冒家巷内有朱文宝斋，共六家。古老残破的名人手迹和绢绫字画，有的已经残碎，需要衬补染色，没有把握的高手是不敢承办的。先母曾说，她家堂屋朝外壁上原来挂了一幅“关帝”轴子，年代多了，每年掸尘都要补，而且已看不清了。我外公去世后，卖屋迁居，关帝轴子不能再挂了，只好焚化。后来我父在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上重买了一轴，与原来的老画相差远了。

张謇先生弃世不久，范秋田先生也去世了。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做裱画匠了。长子名迪煌，字辉庭，字画俱佳，代印刷店石印写字为业，也帮工业学校和女工传习所临摹名人字画以作刺绣的样本。二姑娘是女工传习所国画教员。范老逝后，裱画店也停业了。

回音

最近读到《江海晚报·夜明珠》载有一篇《亦装亦裱记间柔》，谈的是字画装裱，引起了我的回忆。如皋是一个千年古邑，曾经遗留下不少历史事物，可惜屡经风雨沧桑，已消磨殆尽，仅剩少许残留在老者的记忆之中。

我的童年已经是新生的“中华民国”，万象更新，风俗习惯、衣帽服饰和居室布置皆有了变化。幼年曾听到老人传说的一首打油诗，是讥笑“暴发户”的：“一进门来油漆香，主人家穿的新衣裳。堂前字画时人写，坟前柏树尺余长。”那时不少人家室内堂前皆陈设着古旧的桌椅条台，悬挂着字画对联，有些小户人家和成衣铺、剃头店之流也是如此。

装裱字画的店铺，如皋人称为“裱画店”。老人说“光复”之前如皋城里有裱画店将近十家，那时农村大户人家的字画也是送到城里来装裱。听老人说，通州张四先生收藏的名贵字画，都是请如皋峰古斋范